

萬水千山只等閒



印編會員委軍擁民人界

第四野戰軍原來是東北人民解放軍
他們在嚴寒的東北，進行了三年解放戰爭，殲敵精銳百萬，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了東北全境。

他們不顧疲勞，不待休整，在毛主席的號令與廣大人民的殷切期望下，又以千數百里的長途行軍，兼程前進，乘勝入關，協同華北解放軍，解放了北平、天津、張家口。

在林彪、羅榮桓、譚政三位將軍領導下的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第四野戰軍，又得到解放華中南的光榮任務，他們又從平津出發，經千里跋涉，越過黃河，橫渡長江，在二野部隊的密切配合及華南敵後人民解放軍游擊隊的配合下，翻山越嶺，走着泥路，淋着暴雨，忍着飢餓，受着日晒、蚊咬，連續的解放了武漢、長沙、廣州、桂林及華南諸省，徹底消滅了美帝所幻想的追張「猴九王牌」的白崇禧匪軍，把我們的五星國旗插在中國南方的邊界上，除海南島一隅外，全中南區全部解放。

萬水千山只等閒

荒 煤

「六眼不打仗，你們辛苦了。」在解放軍這次南征途中許多居民都這樣說。戰士們在酷熱、山地、急雨中行軍，卓越地表現了人民解放軍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

正是南方的頭伏時節，戰士們揹着幾十斤重的武器和糧食，滿身大汗，濕得好像從水裏走了出來。鄂西一帶村屯，人家分散，部隊常常露宿在大路邊，被細雨一樣的水淋打着，被成羣的蚊子隔着衣服咬着。可是戰士們太疲乏了，睡得熟極了，連汽車在身邊過，喇叭叫，人喊馬嘶，都不能驚醒他們。

某部經漢宜公路上里舖時，夜間大雨傾盆，滿天漆黑，一陣閃電才照見了隊伍在深至腳踝的泥濘中前進，人和馬匹被急雨打得睜不開眼睛，身上閃着幽暗的雨水，好像塗了一層黑油。

黑暗中只聽到問：「老闆，往前是不是路？」接着就是一陣泥濘聲，繼續前進了。急雨中有居民喊：「這大雨不能走了！」但戰士們却回答：「不怕雨，老闆。」

我看到那些已經兩天一夜沒有閉過眼睛的司機同志們，還睜得大大的眼睛，只穿着一條褲衩，脫光了衣服，費力地駕駛着汽車，在黑夜泥濘中衝向荆山山地。輕病號扶着棍子，年青的宣傳員們背着樂器……無論是誰都只有一個信念：「迅速前進，追殲敵人！」

特別艱苦的是跳越荆山山脈，從小路穿過到敵人心臟去作戰的部隊，這些曾在東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中作過戰的勇士們，現在是在攝氏三十度以上的奇熱的山嶺中進軍。氣候變化無常，忽然是一無遮擋隱蔽的熾烈的太陽，忽然又是打臉發痛的暴風驟雨，山路因為山洪沖刷，年久失修，幾乎找不到路的痕跡。小路蜿蜒在高山峻嶺、懸崖峭壁和彎曲的小河之中。路過一千五百餘公尺高，五十餘度傾

斜的石峪高峯時，前面部隊前進了一天，後衛部隊到第二天上午還沒有上山。有一天下雨了，某團一天只走了十五里地，另一個團走了一夜才走了八里。牲口百分之七十都磨壞了背，走顛了腿，一天要釘兩次掌，戰士們的鞋子都走破了，後方一時接濟不上，就赤着腳前進。砲兵們把砲拆卸，扛着上山。某師師長也親自扛着一挺重機槍上山。

隊伍經過回馬坑，當地人民傳說，這裏是三國時關羽敗退麥城後，曾企圖由此通過，但由於道路難走，回馬被俘。這是一條三十五里長的山溝，一道河流貫穿其間，形成了四十八個彎曲，峭壁夾道，一拔千尺，困難無比，渡過這四十八個河曲，順溝前進。一陣雨來，河水即漲至胸前，戰士會浮水的游過河去，然後用裹腿一個一個把人拉過去。前面沒有路了，前衛的部隊就爬上峭壁，用裹腿把戰士吊上去。就是這樣，我先頭部隊以三十小時不休息的強行軍，一天沒有吃飯，越過了一百八十里的山地，按時到達了奇勢地點，立即猛烈投入戰鬥。受到突然襲擊的敵人敗退了，一個俘虜驚惶失措地問道：「你們怎樣來的？」

神勇渡江 第三連

。宋維。

搶渡長江突擊隊的任務叫三連搶去了。搶去是搶去了，可是誰說這個任務是好完成的？

對岸有多少敵人？是那一份？裝備怎麼樣？戰鬥力怎麼樣？都不知道。而且，沿江的船隻連大帶小連破帶爛共有七隻，剛好能裝下突擊連，這樣就算你能夠突過去；可是後續部隊不能跟着追啊！萬一對岸的敵人力火猛、人數多、戰鬥力強，一個連能頂啥啊？

半夜十一點的時候，江面的水嘩嘩響，草裏的虫唧唧叫，連個人喘氣的動靜都聽不到。突然，一聲號令，宜昌東南臨江坪渡口的地方，七艘小船，擺成一線，向南岸嗖嗖前進，一眨眼的工夫就跨到江心，月亮照的白天一樣，就在這時，敵人喊「八勾」「八勾」的朝七隻小船開了槍。

七隻小船仍然成一線的嗖嗖前進，快靠岸了，最多還有百米遠，「嘩」的一梭子機槍穿過了船幫，打進了船艙，有的船老板負傷了，有的戰士也負傷了，船失掉了掌握，在急流裏，滴溜滴溜亂轉，下不去，走走不了，危險極了。正在這時，三排副喊了一聲：「我們是共產黨的部隊，不要忘掉我們是鋼筋鐵骨頭！不要怕！」這一喊，大家猛提起了勁，掌舵老板負傷了，戰士去代替，戰士負傷了，咬牙堅持，有槳的用槳划，有槳的用槳划，沒槳沒槳的用手划。不大一會，船就像繩把刺刀向岸上刺去。我們的機槍一開火，大家就「撲通」「撲通」跳下水去，向岸山猛撲，頓時，岸上就打的紅光一片，我們向縱深發展，敵人就東逃西竄，各自逃命了。

但是，這時二排的三隻船，在江心叫敵人一封鎖，被急流「刷」的一聲衝了下去，對岸全是直上直下，連個斜坡都沒有，大山豎在水裏，光禿禿的，連個草根都沒有，鑽都沒法拋，你想還能靠岸嗎？大伙眼睜着一座座的山頭從眼前滑過去了。

一直漂了七里多，漂到一座高山角下，大伙啥也不讓他再漂了，前面就是刀山，也要爬上去，誰知就在這時。第一隻船老板，不知怎的，猛的一跳跳下水去，轉眼便不見了，大家正着急，忽的，山角下翻起一個浪花，他又浮出水面，左手拉緊了船繩，右手攀住了石稜，身子緊貼在山上，像一個鐵錨，把小船釘住了，我的老天爺，這下才真解放了，大家「稀立虎隆」從船上跳下岸去。

山直上直下，望不見頂，山上全是棘針。大家用手巾纏住了手，抓着棘針，腳蹬着草根，往上爬。衣服掛碎了，不管它。手刺出了血，咬着牙。爬上半腰，任炎生手抓的草根「咯吱」「咯吱」的斷，腳蹬的草，也「味溜」「味溜」的滑，眼看就要滾下去了，排長拼命抓住樹枝，伸出腿去，把他救出來。整整費了一個鐘頭，才爬上了山頂，向下看了看，我的媽呀！大山半腰凸在外邊，船在山底下都看不見啊！

簡單的整理了一下隊伍，就沿着江沿的高山向敵人方向前進了。跌倒了的，不喘氣的又爬起來，鞋子跑掉了就赤着腳走，小同志徐連學下山跟不上，就不顧生死滾下去。

剛到將軍帽山頭，忽然發現下面一羣人扛着砲往山上爬，大家一看原來是敵人的砲兵連。他媽的，爬了半天山，還沒撈着打打仗過過癮。五班顧手扔了個個炸彈，敵人就亂七八糟的滾下山了。

整整爬了三個鐘頭，大家衝過了十座高山，早晨三點半鐘，在荊門山才和連的主力會合了，接着全連就向執笏山發展，不大一會就控制了江南，來里的山頭陣地。敵人雖然組織了好幾次反衝鋒，都被打退了。

戰鬥結束了，後衛部隊趕來了，連長看了看錶，整整正午十二點。

(戰士生活)



• 來出救他把，腿條一出伸長杆

招寶山上的英雄班

金月

土匪的主力第七軍，在鹽田橋一帶，一下子被我們的天羅地網兜住了。敵人急了，東闖一頭，西闖一頭，想闖出來。

鹽田橋一帶，有一座招寶山，這座山並不大。圍着山頂轉一圍，頂多有五十米遠。但却非常重要，敵人要想跑出來，非先奪下這座山不可。

敵人從對面的大山和三個不同方向的山上，向招寶山開火了，輕機槍，重機槍和六〇砲不分點的落在山頂上，不大一會，山頂就煙氣騰騰的了。

在這座山頂上防守的就有我們的一個班——三五九團六連的第四班。

敵人在砲火掩護下，開始第一次衝鋒，大家猛打了一陣槍，又一揮手榴彈，敵人連滾帶爬的退了回去，半山腰躺下了七個土匪軍。

敵人的砲火又像下雨似的打了過來，緊跟着有三十多個敵人又衝過來了，大家眼睜着敵人越來越近了，剛衝到我們陣地前，我們的機槍手榴彈頓時又響了，敵人的二次衝鋒又失敗了，半山腰躺下了二十多個土匪軍。



敵人還是不肯服勦，第三次的砲火又打來了，這一次比那一次都厲害，山頂上到處冒着砲彈，發個的小山被煙火遮蓋了，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同志犧牲了，有的同志負傷了，但是大家的勇氣却更增加了，共產黨員趙景新同志說：『咱們都是共產黨員，這就是考驗我們的時候！』姜順興同志說：『我決不能忘記黨的立場！堅決守到底！』就在這時，一排多敵人，前排拿着輕機槍，後排端着衝鋒槍，『突突突』的打着衝上來了。

趙景新和姜順興放下步槍，剛剛拿起了手榴彈，還沒扔出的時候，誰知，突然從旁邊爬上來一羣敵人，一眨眼的工夫，七八個敵人突然竄到他倆的面前，一個個刺刀對着他們，把他倆團團圍住了，就在這一剎那，這兩個共產黨員，這兩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戰士，同時拉響了四顆炸彈，他們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用敵人想像不到的勇敢和犧牲，最後打退了敵人的第三次衝鋒。擋住了敵人的去路。

（戰士生活）

兩個挑担子的是誰？

太陽像個火球烤着人，汗水把衣服都濕得和雨淋的一樣，隊伍正在路旁邊大休息，吸煙的吸煙，喝水的喝水。小通訊員田福，向四邊望了一望，發現後面摸模糊走來兩個人，大聲向同志們問了一句：『你們看，那是不是掉隊的？』大家循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端相了半天，才看清是兩個挑担子的同志，一步緊跟着一步，走的真帶勁。同志們好奇的望着，那兩個人風快走到二連同志跟前來了，這功夫，好多同志情不自禁的喊起來：『啊：這不是團長和政委嗎？』大家把眼睛瞪着溜圓，目迎目送的注視着團長和政委。團長和政委一邊滿面笑容看着大家，一邊邁着緊張步子往前走，同志們一陣心酸，激動的喊起口號來：『學習團長，政委的吃苦精神！』『團長、政委是愛兵模範！』接着就是一陣熱烈的掌聲，一直把團長和政委送出老遠，才坐下來休息。

前進號驛了，同志們起來準備出發，一面整理行裝，還在滔滔不絕的勞扯着團長和政委的愛兵精神。

『團首長都親自幫助炊事班挑担子，咱們還能掉隊嗎？』

『團長和政委身體不好，這熱天和咱們一樣幹，真是叫人沒話說！』

三排有個過去行軍不起勁的戰士劉永昌，看到這種情形，心裏受了感動，行軍一開始，他從炊事員李良剛手裏一把奪過來油担子，放在自己肩膀上，走在最前頭，同志們奇怪的問他，他理直氣壯的說：『還有甚麼奇怪？向團長、政委學習嘛！』

團長和政委的愛兵行動，給大家同志腿上加上了兩匹馬力。

鐵 人

劉德源

十七歲的戰士張振國，生來身子就不健壯；每次行軍時，全班的同志都來幫助他扛槍背背包，但一遇到戰鬥，他那股勁兒也不知從那裏出來了，又勇敢，又能幹，從來也沒落過後；所以班裏都稱他是戰鬥中的小老虎。

湖南追擊白匪的戰役中，從開始戰鬥，他兩隻腳的鞋子就被稻田的泥水拔掉了，敵人槍打來的很急烈，他更顧不得去從泥中把鞋子取出來，就猛從一片泥濘的稻田穿過，向山上的敵人撲去；他兩隻光溜溜的腳，踏著山坡間像刀刃似的碎石塊和叢叢帶刺的草上；但卻看不出來他腳下那種刺痛的样子。在他身後的陳一龍喊他：『張振國：看你腳上被扎得那麼多的口子，還赤着腳跑呵？我這裏還有一雙鞋子，你快穿上吧！』這時張振國還像沒事似的，回頭向陳一龍說：『老陳：不要緊，只是刀山我也要上啊！』說完後他跑得更快了，在敵人力火網下，連翻了三座高山，又從一條水沒腰深的河上渡過，河水浸入到他腳上被馬破的傷口，這時他才覺得有些痛癢，低頭看看鮮紅的血，染紅了兩隻腳，腳下一個半寸深的大破口，灌滿了小石塊和泥土；在張振國看來這些東西——是給腳上增加了這個傷口。他抬起頭看看全班同志都向面前的另一座高山衝去，這時他忘記了自己兩隻腳也不能走下去的腳；又邁開了步子向前衝去了。剛接近大山時，在敵人嚴密火力封鎖下，不幸他的左腿被敵人一顆子彈穿透，頓時覺得像什麼東西咬了一下，但由於他那微密的心，絲毫沒感受到自己負了傷，還是跳躍着向前衝去。全班同志看他動作的那樣勇敢，誰也不相信他是掛了花，等他第一個先佔了山上陣地，敵人逃跑了，他又尾隨着敵人追下山去，直到追過一條小河；由於他那迅速勇敢猛追的動作，敵人被嚇倒了，一個班在稻田地上向他繳了槍。

戰鬥結束後，排長看見他褲角上印出血來，便問他：「張振國你掛花啦？」他還不忙的提起褲子，看到腿肚上一個不大的槍眼，又感覺裏面骨節有些痛，便還不住向外流着，不由的引起他一股刺心的痛，使他再也站不住了，就坐在原地上；戰鬥組長上才走來說：「張振國你是個鐵人嗎？赤着腳追擊了十多里山地，負傷後你又跑了三里多，你怎麼不知道痛呢？」他聽了戰鬥組長的話，却覺得不以爲奇似的說：「還算了啥！幹革命不吃苦還能勝利嗎？我一看見敵人什麼都忘了。」無論張振國同志怎樣說，這時他却走不動了。

——張振國同志是三九八一營一連六班——

（戰士生活）

各路大軍齊出動

李福臨

且說我們第四野戰軍，有一個兵團經過了一個多月的休整，一個個磨擦擦要求出動，於九月十五日便從常德、桃源一線浩浩盪盪殺奔湘西而來。一路上真是勢如破竹，守敵望風而逃，不到一個月的工夫，就解放了城市十一座，這就是報紙上登載的有名的湘西戰役。

說起湘西戰役，真是一段艱苦作戰的故事。湘西也就是湖南的西部，這地區山高嶺陡，河水很多，人煙稀少，又經常下雨，部隊每天不是頂着太陽爬山，就是冒着大雨越嶺。某部偵察連向沅陵奔襲時，冒着暴風驟雨，爬過百年不見人影的大山，山上全是棘針，連放一隻腳的小路都沒有，戰士就用刺刀砍斷荆棘，開闢道路，一夜的工夫，走了一百多里，還參加了三次戰鬥。一、三兩營一天沒吃一個米粒，翻過了五座大山，這山又陡又滑，天又漆黑，走着路來真是：

高一步，低一步，

高低深淺看不見，

山高石滑站不穩，

一不小心跌山澗，

跌的兩眼冒金星，

天又旋來地又轉，

爬桶起來看一看，

兩腿摔破一大片。

這一夜，兩個營總共掉下五十多個，但是大家哈哈說，紮好了傷口，又繼續前進。在這種艱苦的情況下，大家倒唱起『不怕山高路又遠』的歌子。這一來可是急壞了狐狸精白崇禧：





白崇禧，發了慌，

別的辦法都沒有，

放火燒燬大橋樑。

白匪一道命令，七、八座大橋頭立著煙滾滾，化為灰燼了。白匪這一招本來是打算阻擋我軍前進的，其實能頂啥事？我們的工兵冒雨趕到橋邊，用了四個鐘頭的工夫，就把三十多米長的大橋修好。但因當時連日大雨，山上發了大水，又將橋樑沖跑。這時困難就來了，帶來的器材全部用光，公路兩旁又是高山峻嶺，一個村庄也沒有，怎麼辦呢？

工兵同志真英雄，

個個知道任務重，

大橋如若修不好，

千軍萬馬難通行，

大家開了個「孔明會」，

齊心合力要修成。

開罷了「孔明會」，大家異口同聲的說：沒有問題，白崇禧能破壞，咱們就能建設。

半夜裏，響叮噠，

工兵同志修橋忙，

沒有木和板，

上山砍樵樁，

沒有繩子用，

稻草搓成草繩一個樣，

你砍樹，我栽樁，

大家的錘子掄的忙。

這時候，天氣很冷，河水又急，大家厚的嘴都凍緊了，但誰也顧不上這一些，仍在急流裏搬運器材，打橋樁，三個鐘頭的工夫，又全部修好。人、馬、砲、車風快的通過，一下子佔領了沅陵城，敵人卅三師三團的團長、副團長吓的屁滾尿流，急忙搖着白旗來投降。這時各個部隊

就接連的解放了辰溪、麻陽等城，最後連白乳空軍基地和駐紮湖南省政府的芷江，也一塊被咱解放了。

其實，這湘西戰役還僅僅是各路大軍的一路呢！便白匪頭痛的還在後邊呢！

英雄十月紅又紅，各路大軍齊出動，

西路收復了城市十一座，中路解放了衡陽城！

東路翻過了五嶺山，解放大部廣東省，

白崇禧，急了眼，夾起尾巴往西竄，

剛剛跑到黃山鋪，四個師的主力全被殲，

白狐狸，顯原形，再耍狡猾也不成，

解放軍的同志齊努力，活捉白匪逞英雄。

（戰士生話）

銀洋的故事

田川

蔣白匪軍從湖北公安縣狼狽奔逃時，曾大放謠言，吓唬老百姓說：『解放軍見人就殺！抓住有錢的人就活埋！』

公路邊有個小莊子，小莊子裏有個孟老頭，聽信了謠言，白匪剛剛退走了，他也就急忙跑出莊子去。誰知跑出來沒有半里遠，就聽見後邊槍聲響，這時候孟老頭忽然想起了自己身上還帶着二十五塊銀洋，是準備繳租錢用的，他想：『要是跑不掉，被抓住，當做有錢人活埋了，才冤枉呢！』想着，便急忙的跑回家去，把銀洋全數藏。牆角的米缸裏，就跑到水田裏躲起來了。

不多會，解放軍進了村莊，在莊子裏做飯吃，休息了一個多鐘頭，又繼續追擊白匪去了。孟老頭躲在水田裏，看看自家屋頂上烟囪冒烟，想到米缸裏的銀洋。等到解放軍過完了，就搖搖跌跌的跑回家去，走到牆角，看見地下撒着幾顆米粒子。一下子就從頭涼到腳後跟，急忙搖幌了一下米缸，米缸輕輕的，好像還有什麼東西在嘩嘩嘩的響，孟老頭揭開一看，啊！明明晃晃的一堆銀洋，數了數，不多不少，整整二十五塊。大洋下還壓着一張紙條，識字的人說：那是一張憑票可向政府領取實物，頂繳公糧的五十斤的糧票。（戰士生活）



一百九十比〇

第四野戰軍某部，在宜昌前綫渡江追擊敵人的戰鬥中，該部二營奉命從右翼包圍敵人，切斷敵人退路。九連是走在最前面的一個連，在一天兩夜的急行軍裏，指戰員們僅喝了一點稀飯，翻過許多大小山嶺，天熱、雨淋、露營在潮濕的地方，雖然這樣，但是爲了追上敵人，大家互相鼓勵着：「吃點苦不要緊，追的越快，殲滅的敵人越多。」

副連長李王恒帶着二排，最先在潘家灣附近追上了狼狽逃竄的殘敵，四班勇猛直插，把敵人的十四兵團司令部迅速切成兩段。副連長了解情況後，便帶着五班機智地順着一條小河，一聲不響衝到潘家灣東南山下的一座孤零零的門房跟前。房子裏的敵人正在忙着開飯，滿屋熱氣騰騰，門外兩個穿黃色軍衣的傢伙，也正端着飯碗，一個勁往嘴裏塞，敵人做夢也想不到解放軍會追的這樣快。當這兩個敵人抬頭一看，發現解放軍已來到面前時，慌張地丟掉飯碗想扔手榴彈，恰在這時，機敏勇敢的五班戰鬥組長張德恩迅速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衝到他們面前，大喊一聲：「繳槍留命！」兩個敵人嚇得連忙縮回雙手，轉身跑進屋裏說：「解放軍追到了！」六十多個敵人，都嚇得手腳發軟，高舉兩手一個接一個的出來投降了。二排指戰員憑着他們的勇敢和不畏疲勞的毅力，在連續猛追下，活捉了敵人中校作戰科長以下一百九十名，而二排一個傷亡也沒有。